

對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的感想（書面採訪）

黃春興

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成立的宗旨，清楚地定位在“推動中國經濟學純理論的創新”。我想，很多人都會立即想到科斯（Ronald Coase）在最後著作提到的斷言：“在過去，經濟學主要是英國人的議題。現在，主導議題的是美國人。如果中國經濟學家能採取正確的態度，經濟學將會成為中國人的議題。”（In the past, economics was once mainly a British subject. Now it is a subject dominated by the Americans. It will be a Chinese Subject if the Chinese economists adopt the right attitude.）

是的，英國古典時期的經濟學家以詮釋工業革命初期的經濟成長為要務。歐戰之後，英國陷入日益嚴重的經濟蕭條和失業問題，強調經濟穩定的消費理論成為主要議題。當時，崛起的美國在吸納各國移民的強烈企圖心下，以強調經濟成長的生產理論作為主要議題。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經濟學對經濟穩定與經濟成長已累積了不錯的研究成果。即使上世紀末的經濟學家未能廣泛地在事前預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來臨，但畢竟還有不錯的能力去緩和經濟衰退。

然而，隨之而來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1% vs. 99%”的口號，殘酷地指出總體政策所留下的後遺症。D. H. Roberson 早指出這項財富分配惡化的後遺症，蔣碩傑以“五鬼搬運法”稱之。簡單地說，政府的寬鬆政策將強化富有階層在市場的競爭優勢，其強勢遠勝於平時。隨著金融危機的擴散和各國政府相續採行寬鬆政策，財富分配不均已成為各國共通的政經危機。這不僅發生在美國、歐洲、或希臘，也發生在台灣、香港和中國。

中國在漢代就存在財富分配不均問題。董仲舒敘述當時情況為「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分配問題是傳統中國最重要的經濟議題，甚至影響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成立。在這傳統下，分配問題的確是中國的議題，而中國在過去也的確較英國或美國更積極在處理這問題。因此，當科斯期待中國經濟學家接手這新世紀的經濟議題時，他特別地提醒中國的經濟學家必須採取正確的態度（right attitude）。

何謂正確的態度？簡單地說，就是經濟學家必須僅能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去思考這議題的解方，而這些解方也必須建立在嚴謹的經濟理論。具體上，我提出了

正確態度的四點原則。

- 第一、 純理論是邏輯建構，並無地域的差異。基於純理論，才可能針對不同的經濟議題發展出個別的應用理論。應用理論雖有對象的差異，和仍無地域的差異。基於應用理論，才可能針對不同的地域發展出政策和政策分析。
- 第二、 純理論既是邏輯建構，強調生產理論的經濟學必須在邏輯上接受強調消費理論的經濟學的邏輯成果。同樣地，強調分配理論的經濟學也必須在邏輯上接受強調生產理論的經濟學的邏輯成果。
- 第三、 在承襲邊際分析與效用理論下，強調分配理論的經濟學必須接納方法論個人主義，從個人的選擇與行動去探討經濟學的生產、消費與分配問題。
- 第四、 經濟學並非人文學，不必過問個人的思想與偏好，而是在尊重個人的思想與偏好下，探討人際關係、互動與合作的規則，尤其是與遠方之陌生人的互動與合作。

上個月，我去長春，路過一佛寺（北普陀寺），見山門有幅對聯曰：“西方既許分東土，南海當移住北方。”我深受感動。網上說這是明代一位大學士所題的，期待南海觀音菩薩也能常住北方。佛教傳入東土後，從印度傳統的聲聞乘與獨覺乘發展出菩薩乘，給了佛教新的發展契機。“移住”，不只是移步，還要能常住。移步需要高僧和佛寺，而常住則以拓展新理論為前提。經濟學傳入中國已有一段時日，卻一直停留在移步階段。誠如科斯所說的，現正因緣俱在，而幸運地，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此刻正是此殊勝因緣的推手。

如前段所言，經濟學發展至今，對於經濟穩定與經濟成長的理論已大致完備，因此，對於如何促進長期經濟成長或在短期穩定經濟波動，也都發展出相當可靠的政策。然而，就如同經濟學家常掛在嘴邊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的政策也都有其代價。只要負責地把政策的代價考慮進去，或認真地將這些代價加以內生化，當代的經濟理論總還會剩下一些足以採行的政策建議。在這方面，我並不那麼悲觀。但是，如果我們思考的經濟政策只顧慮到經濟理論所分析的正面效果，或忽視代價方面的負面效果，經濟危機將會層出不窮。

若回顧2008年的金融危機，雖然英國女王質疑當前主流經濟學的預測能力，但仍有一些非主流學派學者事先預期到危機的來臨。事實上，並非整個經濟學界

都全然無知。由於非主流經濟學在分析上所思考的效果與代價，其方向與範圍往往超越主流經濟學，才會形成預測上的差異。

主流經濟學之所以如此，乃因其已習慣於個案思考。換言之，在求最大化行為下，他們僅會估算個案所觸及的短期利益和代價，忽略較長遠與累積性的利益和代價。譬如在景氣衰退時，主流經濟學家因期待經濟快速復甦，傾向於採取擴張性政策，幾乎完全無視於五鬼搬運式的政策會讓原本的貧富不均狀態更加惡化。類似地，主流經濟學家也因急於恢復經濟景氣，幾乎完全無視於政府不斷累積的財政赤字。

誠如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所言，只要是採行任期制的政府，都只會關心短期的效果而忽略長期的代價。這些代價經過長期累積後，終將掀起一場觸目驚心的經濟危機。針對這問題，經濟學教育必須強調最大化分析的適用範圍，並限制政府政策的凌越。換言之，在我不否定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貢獻下，經濟學教育必須延伸到約制最大化分析的第三部分的經濟學，我稱它為（西方）政治經濟學。